

文白对照

资治通鉴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萧枫
主编

伍



文白对照

资治通鉴

第五册

主编 萧 枫

第一百九十七卷至第二百四十二卷
唐太宗至唐穆宗(公元 643 - 821 年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百九十七卷 唐纪十三 太宗贞观十七年至十九年(643年4月至645年5月)
..... (1)
- 第一百九十八卷 唐纪十四 太宗贞观十九年至二十二年
(645年6月至648年3月)..... (14)
- 第一百九十九卷 唐纪十五 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至高宗永徽六年
(648年4月至655年9月)..... (31)
- 第二百卷 唐纪十六 高宗永徽六年至龙朔二年
(655年10月至662年7月)..... (46)
- 第二百零一卷 唐纪十七 高宗龙朔二年至咸亨元年(662年8月至670年4月)
..... (64)
- 第二百零二卷 唐纪十八 高宗咸亨二年至开耀元年(671至781年)..... (81)
- 第二百零三卷 唐纪十九 高宗永淳元年至则天后垂拱二年(682至686年)
..... (98)
- 第二百零四卷 唐纪二十 则天后垂拱三年至天授二年(687至691年)..... (116)
- 第二百零五卷 唐纪二十一 则天后长寿元年至万岁通天元年(692至696年)
..... (131)
- 第二百零六卷 唐纪二十二 则天后神功元年至久视元年(697至700年6月)
..... (143)
- 第二百零七卷 唐纪二十三 则天后久视元年至中宗神龙元年
(700年7月至705年正月)..... (157)
- 第二百零八卷 唐纪二十四 中宗龙神元年至景龙元年(705年2月至707年)
..... (173)
- 第二百零九卷 唐纪二十五 中宗景龙二年至睿宗景云元年(708至710年7月)
..... (191)
- 第二百一十卷 唐纪二十六 睿宗景云元年至玄宗开元元年(710年8月至713年)
..... (206)
- 第二百一十一卷 唐纪二十七 玄宗开元二年至五年(714至717年)..... (222)
- 第二百一十二卷 唐纪二十八 玄宗开元六年至十三年(718至725年)..... (239)
- 第二百一十三卷 唐纪二十九 玄宗开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(726至733年)..... (255)
- 第二百一十四卷 唐纪三十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(734至741年)..... (267)
- 第二百一十五卷 唐纪三十一 玄宗天宝元年至六载(742至747年11月)..... (283)
- 第二百一十六卷 唐纪三十二 玄宗天宝六载至十二载(747年12月至753年)
..... (300)

- 第二百一十七卷 唐纪三十三 玄宗天宝十三载至肃宗至德元载
(754至756年4月) (316)
- 第二百一十八卷 唐纪三十四 肃宗至德元载(756年5月至9月) (331)
- 第二百一十九卷 唐纪三十五 肃宗至德元载至二载(756年10月至757年) (347)
- 第二百二十卷 唐纪三十六 肃宗至德二载至乾元元年
(757年9月至758年) (362)
- 第二百二十一卷 唐纪三十七 肃宗乾元二年至上元元年(759至760年) (379)
- 第二百二十二卷 唐纪三十八 肃宗上元二年至代宗广德元年
(761至763年6月) (396)
- 第二百二十三卷 唐纪三十九 代宗广德元年至永泰元年
(763年7月至765年10月) (411)
- 第二百二十四卷 唐纪四十 代宗永泰元年至大历八年(765年闰10月至773年)
..... (428)
- 第二百二十五卷 唐纪四十一 代宗大历九年至十四年(774至779年7月) (445)
- 第二百二十六卷 唐纪四十二 代宗大历十四年至德宗建中二年
(779年8月至781年5月) (463)
- 第二百二十七卷 唐纪四十三 德宗建中二年至三年(781年6月至782年) (481)
- 第二百二十八卷 唐纪四十四 德宗建中四年(783年正月至10月) (497)
- 第二百二十九卷 唐纪四十五 德宗建中四年至兴元元年(783年11月至784年)
..... (513)
- 第二百三十卷 唐纪四十六 德宗兴元元年(784年2月至4月) (526)
- 第二百三十一卷 唐纪四十七 德宗兴元元年至贞元元年
(784年5月至785年7月) (540)
- 第二百三十二卷 唐纪四十八 德宗贞元元年至三年(785年8月至787年7月)
..... (556)
- 第二百三十三卷 唐纪四十九 德宗贞元三年至七年(787年8月至791年) (576)
- 第二百三十四卷 唐纪五十 德宗贞元八年至十年(792年794年5月) (590)
- 第二百三十五卷 唐纪五十一 德宗贞元十年至十六年(794年6月至800年)
..... (609)
- 第二百三十六卷 唐纪五十二 德宗贞元十七年至顺宗永贞元年(801至805年)
..... (624)
- 第二百三十七卷 唐纪五十三 宪宗元和元年至四年(806至809年6月) (637)
- 第二百三十八卷 唐纪五十四 宪宗元和四年至七年(809年7月至812年9月)
..... (654)
- 第二百三十九卷 唐纪五十五 宪宗元和七年至十一年(812年10月至816年)
..... (673)
- 第二百四十卷 唐纪五十六 宪宗元和十二年至十四年(817至819年正月)
..... (689)
- 第二百四十一卷 唐纪五十七 宪宗元和十四年至穆宗长庆元年

	(819年2月至821年6月)	(706)
第二百四十二卷	唐纪五十八 穆宗长庆元年至二年(821年7月至822年)	(723)

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七卷

唐纪十三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
贞观十七年(癸卯、643)

夏,四月,庚辰朔,承基上变,告太子谋反。敕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萧瑀、李世勣与大理、中书、门下参鞠之,反形已具。上谓侍臣:“将何以处承乾?”群臣莫敢对,通事舍人来济进曰:“陛下不失为慈父,太子得尽天年,则善矣!”上从之。济,护儿之子也。

乙酉,诏废太子承乾为庶人,幽于右领军府。上欲免汉王元昌死,群臣固争,乃赐自尽于家,而宥其母、妻、子。侯君集、李安俨、赵节、杜荷等皆伏诛。左庶子张玄素、右庶子赵弘智、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谏争,皆坐免为庶人。余当连坐者,悉赦之。詹事于志宁以数谏,独蒙劳勉。以纪干承基为祐川府折冲都尉,爵平棘县公。

侯君集被收,贺兰楚石复谒阙告其事,上引君集谓曰:“朕不欲令刀笔吏辱公,故自鞠公耳。”君集初不承。引楚石具陈始末,又以所与承乾往来启示之,君集辞穷,乃服。上谓侍臣曰:“君集有功,欲乞其生,可乎?”群臣以为不可。上乃谓君集曰:“与公长诀矣!”因泣下。君集亦自投于地,遂斩之于市。君集临刑,谓监刑将军曰:“君集蹉跎至此!然事陛下于藩邸,击取二国,乞全一子以奉祭祀。”上乃原其妻及子,徙岭南。籍没其家,得二美人,自幼饮人乳而不食。

初,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,君集言于上曰:“李靖将反矣。”上问其故,对曰:“靖独

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,以是知之。”上以问靖,靖对曰:“此乃君集欲反耳。今诸夏已定,臣之所教,足以制四夷,而君集固求尽臣之术,非反而何!”江夏王道宗尝从容言于上曰:“君集志大而智小,自负微功,耻在房玄龄、李靖之下,虽为吏部尚书,未满足其志。以臣观之,必将为乱。”上曰:“君集材器,亦何施不可!朕岂惜重位,但次第未至耳,岂可亿度,妄生猜贰邪!”及君集反诛,上乃谢道宗曰:“果如卿言。”

李安俨父,年九十余,上愍之,赐奴婢以养之。

太子承乾既获罪,魏王泰日入侍奉,上面许立为太子,岑文本、刘洎亦劝之;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。上谓侍臣曰:“昨青雀投我怀云:‘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,乃更生之日也。臣有一子,臣死之日,当为陛下杀之,传位晋王。’人谁不爱其子,朕见其如此,甚怜之。”谏议大夫褚遂良曰:“陛下言大失。愿审思,勿误也!安有陛下万岁后,魏王据天下,肯杀其爱子,传位晋王者乎!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,复宠魏王,礼秩过于承乾,以成今日之祸。前事不远,足以为鉴。陛下今立魏王,愿先措置晋王,始得安全耳。”上流涕曰:“我不能耳。”因起,入宫。魏王泰恐上立晋王治,谓之曰:“汝与元昌善,元昌今败,得无忧乎?”治由是忧形于色。上怪,屡问其故,治乃以状告;上恍然,始悔立泰之言矣。上面责承乾,承乾

曰：“臣为太子，复何所求！但为泰所图，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，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。今若泰为太子，所谓落其度内。”

承乾既废，上御两仪殿，群臣俱出，独留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世勣、褚遂良，谓曰：“我三子一弟，所为如是，我心诚无聊赖！”因自投于床，无忌等争前扶抱；上又抽佩刀欲自刺，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。无忌等请上所欲，上曰：“我欲立晋王。”无忌曰：“谨奉诏，有异议者，臣请斩之！”上谓治曰：“汝舅许汝矣，宜拜谢。”治域拜之。上谓无忌等曰：“公等已同我意，未知外议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晋王仁孝，天下属心久矣，乞陛下试召问百官，有不同者，臣负陛下万死。”上乃御太极殿，召文武六品以上，谓曰：“承乾悖逆，泰亦凶险，皆不可立。朕欲选诸子为嗣，谁可者？卿辈明言之。”众皆灌呼曰：“晋王仁孝，当为嗣。”上悦。是日，泰从百余骑至永安门；敕门司尽辟其骑，引泰入肃章门，幽于北苑。

丙戌，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，御承天门楼，赦天下，酺三日。上谓侍臣曰：“我若立泰，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。自今太子失道，藩王窥伺者，皆两弃之，传诸子孙，永为后法。且泰立，承乾与治皆不全；治立，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！”

己丑，诏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，房玄龄为太傅，萧瑀为太保，李世勣为詹事，瑀、世勣并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此始。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，前詹事于志宁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，吏部侍郎苏易、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，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，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。

李世勣尝得暴疾，方云“须发可疗”，上自翦须，为之和药。世勣顿首出血泣谢。上曰：“为社稷，非为卿也，何谢之有！”世勣尝侍宴，上从容谓曰：“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，无以逾公，公往不负李密，岂负朕哉！”

世勣流涕辞谢，齧指出血，因饮沈醉，上解御服以覆之。

庚子，定太子见三师仪：迎于殿门外，先拜，三师答拜；每门让于三师。三师坐，太子乃坐。其与三师书，前后称名“惶恐”。

五月，癸酉，太子上表，以“承乾、泰衣服不过随身，饮食不能适口，幽忧可愍，乞敕有司，优加供给。”上从之。

黄门侍郎刘洎上言，以“太子宜勤学问，亲师友。今入侍宫闈，动逾旬朔，师保以下，接对甚希，伏愿少抑下流之爱，弘远大之规，则海内幸甚！”上乃命洎与岑文本、褚遂良、马周更日诣东宫，与太子游处谈论。

六月，己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丁亥，太常丞邓素使高丽还，请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，上曰：“‘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’，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！”

丁酉，右仆射高士廉逊位，许之，其开府仪同三司、勳封如故，仍同门下中书三品，知政事。

闰月，辛亥，上谓侍臣曰：“朕自立太子，遇物则诲之，见其饭，则曰：‘汝知稼穡之艰难，则常有斯饭矣。’见其乘马，则曰：‘汝知其劳逸，不竭其力，则常得乘之矣。’见其乘舟，则曰：‘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，民犹水也，君舟也。’见其息于木下，则曰：‘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’”

丁巳，诏太子知左、右屯营兵马事，其大将军以下并受处分。

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侄突利设来纳币，献马五万匹，牛、橐驼万头，羊十万口。庚申，突利设献馐，上御相思殿，大飧群臣，设十部乐，突利设再拜上寿，赐赏甚厚。

契苾何力上言：“薛延陀不可与婚。”上曰：“吾已许之矣，岂可为天子而食言乎！”何力对曰：“臣非欲陛下遽绝之也，愿且迁延其事。臣闻古有亲迎之礼，若敕夷男使

亲迎，虽不至京师，亦应至灵州；彼必不敢来，则绝之有名矣。夷男性刚戾，既不成婚，其下复携贰，不过一二年必病死，二子争立，则可以坐制之矣！”上从之。乃征真珠可汗使亲迎，仍发诏将幸灵州与之会。真珠大喜，欲诣灵州，其臣谏曰：“脱为所留，悔之无及！”真珠曰：“吾闻唐天子有圣德，我得身往见之，死无所恨，且漠北必当有主。我行决矣，无复多言！”上发使三道，受其所献杂畜。薛延陀先无庖廐，真珠调斂诸部，往返万里，道涉沙碛，无水草，耗死将半，失期不至。议者或以为聘财未备而与为婚，将使戎狄轻中国，上乃下诏绝其婚，停幸灵州，追还三使。

褚遂良上疏，以为咸言陛下欲安百姓，不爱一女，凡在舍生，孰不怀德。今一朝生进退之意，有改悔之心，臣为国家惜兹声听；所顾甚少，所失殊多，嫌隙既生，必构边患。彼国蓄见欺之怒，此民怀负约之惭，恐非所以服远人，训戎士也。夫龙沙以北，部落无算，中国诛之，终不能尽，当怀之以德，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，失信者在彼不在此，则尧、舜、禹、汤不及陛下远矣！”上不听。

上曰：“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，诚不可忍，以今日兵力，取之不难，但不欲劳百姓，吾欲且使契丹、靺鞨扰之，何如？”长孙无忌曰：“盖苏文自知罪大，畏大国之讨，必严设守备，陛下少为之隐忍，彼得以自安，必更骄惰，愈肆其恶，然后讨之，未晚也。”上曰：“善！”戊辰，诏以高丽王藏为上柱国、辽东郡王、高丽王，遣使持节册命。

丙子，徙东莱王泰为顺阳王。

初，太子承乾失德，上密谓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曰：“吾儿足疾乃可耳，但疏远贤良，狎昵群小，卿可察之。果不可教示，当来告我。”正伦屡谏，不听，乃以上语告之。太子抗表以闻，上责正伦漏泄，对曰：“臣以此恐之，冀其迁善耳。”上怒，出正伦为谷州刺史。及承乾败，秋，七月，辛卯，

复左迁正伦为交州都督。初，魏征尝荐正伦及侯君集有宰相材，请以君集为仆射，且曰：“国家安不忘危，不可无大将，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。”上以君集好夸诞，不用。及正伦以罪黜，君集谋反诛，上始疑征阿党。又有言征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，上愈不悦，乃罢叔玉尚主，而踏所撰碑。

初，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：“前世史官所记，皆不令人主见之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史官不虚美，不隐恶，若人主见之必怒，故不敢献也。”上曰：“朕之为心，异于前世。帝王欲自观国史，知前日之恶，为后来之戒，公可撰次以闻。”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：“陛下圣德在躬，举无过事，史官所述，义归尽善。陛下独览《起居》，于事无失，若以此法传示子孙，窃恐曾、玄之后或非上智，饰非护短，史官必不免刑诛。如此，则莫不希风顺旨，全身远害，悠悠千载，何所言乎！所以前代不观，盖为此也。”上不从。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《高祖》、《今上实录》；癸巳，书成，上之。上见书六月四日事，语多微隐，谓玄龄曰：“周公诛管、蔡以安周，季友鸩叔牙以存鲁，朕之所为，亦类是耳，史官何讳焉！”即命削去浮词，直书其事。

九月，庚辰，新罗遣使言百济攻取其国四十余城，复与高丽连兵，谋绝新罗入朝之路，乞兵救援。上命司农丞相里玄奘赉玺书赐高丽曰：“新罗委质国家，朝贡不乏，尔与百济各宜戢兵，若更攻之，明年发兵击尔国矣！”

癸未，徙承乾于黔州。甲午，徙顺阳王泰于均州。上曰：“父子之情，出于自然。朕今与泰生离，亦何心自处！然朕为天下主，但使百姓安宁，私情亦可割耳。”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：“泰诚为俊才，朕心念之，卿曹所知；但以社稷之故，不得不断之以义，使之居外者，亦所以两全之耳。”

先是，诸州长官或上佐岁首亲奉贡物入京师，谓之朝集使，亦谓之考使；京师无邸，率僦屋与商贾杂居。上始命有司为之作邸。

冬，十一月，己卯，上祀圜丘。

初，上与隐太子、巢刺王有隙，密明公赠司空封德彝阴持两端。杨文干之乱，上皇欲废隐太子而立上，德彝固谏而止。其事甚秘，上不之知，薨后乃知之。壬辰，治书侍御史唐临始追劾其事，请黜官夺爵。上命百官议之，尚书唐俭等议：“德彝罪暴身后，恩结生前，所历众官，不可追夺，请降赠改谥。”诏黜其赠官，改谥曰缪，削所食实封。

十八年（甲辰、644）

三月，辛卯，以左卫将军薛万彻守右卫大将军。上尝谓侍臣曰：“于今名将，惟世勳、道宗、万彻三人而已，世勳、道宗不能大胜，亦不大败，万彻非大胜则大败。”

刘洎曰：“顷有上书不称旨者，陛下皆面加穷诘，无不惭惧而退，恐非所以广言路。”马周曰：“陛下比来赏罚，微以喜怒有所高下，此外不见其失。”上皆纳之。

上好文学而辩敏，群臣言事者，上引古今以折之，多不能对。刘洎上书谏曰：“帝王之与凡庶，圣哲之与庸愚，上下相悬，拟伦斯绝。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，以极卑而对至尊，徒思自强，不可得也。陛下降恩旨，假慈颜，凝旒以听其言，虚襟以纳其说，犹恐群下未敢对傅，况动神机，纵天辩，饰辞以折其理，引古以排其义，欲令凡庶何阶应答！且多记则损心，多语则损气，心气内损，形神外劳，初虽不觉，后必为累，须为社稷自爱，岂为性好自伤乎！至如秦政强辩，失人心于自矜；魏文宏才，亏众望于虚说。此材辩之累，较然可知矣。”上飞白答之曰：“非虑无以临下，非言无以述虑，比有谈论，遂致烦多，轻物骄人，恐由兹道，形神心气，非此为劳。今闻说言，虚怀以改。”己未，至

显仁宫。

八月，壬子，上谓司徒无忌等曰：“人苦不自知其过，卿可为朕明言之。”对曰：“陛下武功文德，臣等将顺之不暇，又何过之可言！”上曰：“朕问公以己过，公等乃曲相諛悦，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，何如？”皆拜谢。上曰：“长孙无忌善避嫌疑，应物敏速，决断事理，古人不过；而总兵攻战，非其所长。高士廉涉猎古今，心术明达，临难不改节，当官无朋党；所乏者骨鲠规谏耳。唐俭言辞辩捷，善和解人；事朕三十年，遂无言及于献替。杨师道性行纯和，自无愆违；而情实怯懦，缓急不可得力。岑文本性质敦厚，文章华赡；而持论恒据经远，自当不负于物。刘洎性最坚贞，有利益；然其意尚然诺，私于朋友。马周见事敏速，性甚贞正，论量人物，直道而言，朕比任使，多能称意。褚遂良学问稍长，性亦坚正，每写忠诚，亲附于朕，譬如飞鸟依人，人自怜之。”

文本既拜，还家，有忧色。母问其故，文本曰：“非勳非旧，滥荷宠荣，位高贵重，所以忧惧。”亲宾有来贺者，文本曰：“今受吊，不受贺也。”

焉耆贰于西突厥，西突厥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，由是朝贡多阙；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。诏以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，帅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击之。

西突厥处那啜使其吐屯摄焉耆，遣使入贡。上数之曰：“我发兵击得焉耆，汝何人而据之！”吐屯惧，返其国。焉耆立粟婆准从父兄薛婆阿那支为王，仍附于处那啜。

乙未，鸿胪奏“高丽莫离支贡白金。”褚遂良曰：“莫离支弑其君，九夷所不容，今将讨之而纳其金，此郃鼎之类也，臣谓不可受。”上从之。上谓高丽使者曰：“汝曹皆事高武，有官爵。莫离支弑逆，汝曹不能复仇，今更为之游说以欺大国，罪孰大焉！”悉以属大理。

冬十月，辛丑朔，日有食之。

甲寅，车驾行幸洛阳，以房玄龄留守京师，右卫大将军、工部尚书李大亮副之。

前宜州刺史郑元琇，已致仕，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，召诣行在；问之，对曰：“辽东道远，粮运艰阻；东夷善守城，攻之不可猝下。”上曰：“今日非隋之比，公但听之。”

张俭等值辽水涨，久不得济，上以为畏懦，召俭诣洛阳。至，具陈山川险易，水草美恶；上悦。

上闻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，召问方略，嘉其才敏，劳勉之，曰：“卿有将相之器，朕方将任使。”名振失不拜谢，上试责怒，以观其所为，曰：“山东鄙夫，得一刺史，以为富贵极邪！敢于天子之侧，言语粗疏；又复不拜！”名振谢曰：“疏野之臣，未尝亲奉圣问，适方心思所对，故忘拜耳。”举止自若，应对愈明辩。上乃叹曰：“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，每见朕谴责余人，颜色无主。名振平生未尝见朕，朕一旦责之，曾无震慑，辞理不失，真奇士也！”即日拜右骁卫将军。

甲午，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，帅江、淮、岭、峡兵四万，长安、洛阳募士三千，战舰五百艘，自莱州泛海趋平壤；又以太子詹事、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帅步骑六万及兰、河二州降胡趣辽东，两军合势并进。又手诏谕天下，以“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，情何可忍！今欲巡幸幽、蓟，问罪辽、碣，所过营顿，无为劳费。”且言：“昔隋炀帝残暴其下，高丽王仁爱其民，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，故不能成功。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：一曰以大击小，二曰以顺讨逆，三曰以治乘乱，四曰以逸待劳，五曰以悦当怨，何忧不克！布告元元，勿为疑惧！”于是凡顿舍供费之具，减者太半。

十二月，辛丑，武阳懿公李大亮卒于长安，遗表请罢高丽之师。家余米五斛，布三

十匹。亲戚早孤为大亮所养，丧之如父者十有五人。

壬寅，故太子承乾卒于黔州，上为之废朝，葬以国公礼。

甲寅，诏诸军及新罗、百济、奚、契丹分道击高丽。

初，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，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动，意甚恶之，自是数相攻。

俟利苾之北渡也，有众十万，胜兵四万人，俟利苾不能抚御，众不惬服。戊午，悉弃俟利苾南渡河，请处于胜、夏之间；上许之。群臣皆以为：“陛下方远征辽左，而置突厥于河南，距京师不远，岂得不为后虑！愿留镇洛阳，遣诸将东征。”上曰：“夷狄亦人耳，其情与中夏不殊。人主惠德泽不加，不必猜忌异类。盖德泽洽，则四夷可使如一家；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，其情可见矣。”顾谓褚遂良曰：“尔知起居，为我志之，自今十五年，保无突厥之患。”俟利苾既失众，轻骑入朝，上以为右武卫将军。

十九年（乙巳、645）

庚戌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，以特进萧瑀为洛阳宫留守。

丁巳，诏谥殷太师比干曰忠烈，所司封其墓，春秋祠以少牢，给随近五百户供洒扫。

癸亥，上至邺，自为文祭魏太祖，曰：“临危制变，料敌没奇，一将之智有余，万乘之才不足。”

是月，李世勣军至幽州。

三月，丁丑，车驾至定州。丁亥，上谓侍臣曰：“朕自发洛阳，唯啖肉饭，虽春蔬亦不之进，惧其烦扰故也。”上见病卒，召至御榻前存慰，付州县疗之，士卒莫不感悦。有不预征名，自愿以私装从军，动以千计，皆曰：“不求县官勋赏，惟愿效死辽东。”上不许。

上将发，太子悲泣数日，上曰：“今留汝

镇守，辅以俊贤，欲使天下识汝风采。夫为国之要，在于进贤退不肖，赏善罚恶，至公无私，汝当努力行此，悲泣何为！”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摄太子太傅，与刘洎、马周、少詹事张行成、右庶子高季辅同掌机务，辅太子。长孙无忌、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从行。壬辰，车驾发定州，亲佩弓矢，手结雨衣于鞍后。命长孙无忌摄侍中，杨师道摄中书令。

李世勣军发柳城，多张形势，若出怀远镇者，而潜师北趣甬道，出高丽不意。夏，四月，戊戌朔，世勣自通定济辽水，至玄菟。高丽大骇，城邑皆闭门自守。壬寅，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，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直压城门，城中惊扰，无敢出者。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，进渡辽水，趋建安城，破高丽兵，斩首数千级。

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视事，又令更为士廉设案，士廉固辞。

丁未，车驾发幽州。上悉以军中资粮、器械、簿书委岑文本，文本夙夜勤力，躬自料配，筹、笔不去手，精神耗竭，言辞举措，颇异平日。上见而忧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文本与我同行，恐不与我同返。”是日，遇暴疾而薨。其夕，上闻严鼓声，曰：“文本殒没，所不忍闻，命撤之。”时右庶子许敬宗在定州，与高士廉等同知机要，文本薨，上召敬宗，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。

壬子，李世勣、江夏王道宗攻高丽盖牟城。丁巳，车驾至北平。癸亥，李世勣等拔盖牟城，获二万余口，粮十余万石。

张亮帅舟师自东莱渡海，袭卑沙城，其城四面悬绝，惟西门可上。程名振引兵夜至，副总管王文度先登，五月，己巳，拔之，获男女八千口。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

鸭绿水。

李世勣进至辽东城下。庚午，车驾至辽泽，泥淖二百余里，人马不可通，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，军不留行。壬申，渡泽东。乙亥，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，江夏王道宗将四千骑逆击之，军中皆以为众寡悬绝，不若深沟高垒以俟车驾之至。道宗曰：“贼恃众，有轻我心，远来疲顿，击之必败。且吾属为前军，当清道以待乘舆，乃更以贼遗君父乎！”李世勣以为然。果毅都尉马文举曰：“不遇勣敌，何以显壮士！”策马趋敌，所向皆靡，众心稍安。既合战，行军总管张君义退走，唐兵不利，道宗收散卒，登高而望，见高丽陈乱，与骁骑数十冲之，左右出入；李世勣引兵助之，高丽大败，斩首千余级。丁丑，车驾渡辽水，撤桥，以坚士卒之心，军于马首山，劳赐江夏王道宗，超拜马文举中郎将，斩张君义。上自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，见士卒负土填堑，上分其尤重者，于马上持之，从官争负土致城下。李世勣攻辽东城，昼夜不息，旬有二日，上引精兵会之，围其城数百重，鼓噪声震天地。甲申，南风急，上遣锐卒登冲竿之末，藉其西南楼，火延烧城中，因麾将士登城，高丽力战不能敌，遂克之，所杀万余人，得胜兵万余人，男女四万口，以其城为辽州。

乙未，进军白岩城。丙申，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，上亲为之吮血；将士闻之，莫不感动。乌骨城遣兵万余为白岩声援，将军契苾何力以劲骑八百击之，何力挺身陷陈，槊中其腰，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骑往救之，拔何力于万众之中而还。何力气益愤，束疮而战，从骑奋击，遂破高丽兵，追奔数十里，斩首千余级，会暝而罢。万备，万彻之弟也。

〔译文〕

唐纪十三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
贞观十七年（癸卯、公元643年）

夏，四月，庚辰朔日（初一），李承基上书告发太子策划叛变。皇上命令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萧瑀、李世勣和大理寺、中书省、门下省一起参加审问。因为太子造反的证据已经详备，皇上对待臣们说：“要如何来处罚承乾呢？”群臣都不敢回答，通事舍人来济进谏说：“皇上不能不说是一位慈父，如果能不杀戮太子，那是最好！”皇上依从他的谏言。来济，是来护儿的儿子。

乙酉日（初六），皇上下令把太子李承乾废为平民，幽禁在右领军府。皇上想要免除汉王李元昌的死罪，群臣坚决反对，于是赐他在家中自杀。但赦免他母亲、妻子、子女的罪。侯君集、李安俨、赵节和杜荷等人都被杀戮。左庶子张玄素、右庶子赵弘智和令狐德棻等人由于不能进谏劝告，都连坐贬为平民。其他当连坐的人，都赦免了他们的罪。詹事于志宁因为时常进谏劝告，独蒙皇上慰劳勉励。皇上任命纥干承基为佑川府折冲都尉，爵位封为平棘县公。

当侯君集被关押的时候，贺兰楚石又到宫中来告发他谋划造反的事，皇上引出君集对他说：“我不想教狱官来凌辱你，所以我亲自来审问你。”君集最初不承认，后来引出楚石说出他参加谋反的经过，又把他给承乾的笈启给他看，君集无话好说，因此只好承认。皇上对待臣们说：“君集对朝廷有功劳，我想为他乞求赦免死罪，行吗？”群臣都认为不可以赦免他的死罪。皇上因此对君集说：“我和你永别了。”说着便流下眼泪。君集也仆倒在地，后来被斩杀在东市。君集临死的时候，对监刑将军说：“我竟然错到这种地步，不过，我在藩邸事奉皇上，打败占领吐谷浑和高昌，我请求保全一个儿子以奉祭祀。”皇上因此赦免他的妻子和子女，下令他们迁到岭南。没收他的家产时，得到两

个美人，他们从小就只吃人奶水而不吃其他的食物。

当初皇上教李靖教导侯君集兵法的时候，君集对皇上说：“李靖就要造反了。”皇上问李靖造反的原因，君集对皇上说：“李靖只教导我粗鄙的兵法，而他却隐藏精良的兵法，因此可以知道他将来会造反。”皇上就把这件事问李靖，李靖对皇上说：“这就是君集要造反的证明。现今西夏已经平定，我所教的兵法，足以抵御四方的夷狄，可是君集却坚决要求我把所有的兵术教导他，不是用来造反，那又用来做什么呢？”江夏王李道宗曾经坦然地对皇上说：“君集的志愿大而智慧小，自认为自己有一点小功，在房玄龄和李靖之下是一件羞辱的事，虽然他做了吏部尚书，但他的心里却不满足。以我看来，他必定会起来叛乱。”皇上说：“君集的才能，哪一个职位都可胜任！我又哪里吝惜这个皇帝的重位？只是还不能轮到他罢了，怎么可以任意猜测，乱生猜忌疑惑呢！”等到君集造反被弑，皇上因此对道宗致谢说：“君集果真像你所说的一样。”

李安俨的父亲，已九十多岁，皇上怜悯他，赐给他奴婢来服侍他。

太子承乾既已犯罪，魏王李泰每天到宫中侍奉皇上，皇上当面答应封他为太子，岑文本和刘洎也都劝告皇上封魏王泰为太子，只有长孙无忌坚决请求立晋王李治为太子。皇上对待臣们说：“昨天李泰靠在我的怀里对我说：‘我今天才真正成为皇上的儿子，今天是我再生的日子。我有一个儿子，我死的那一天，我定要为皇上杀掉了他，传位给晋王。’那一个人不疼爱他的儿子，我见到他这个样子，非常怜悯他。”谏议大夫褚遂良说：“皇上的话大错，希望谨慎想想不要再做错！哪里会皇

上万岁以后，魏王据守天下，肯杀他的爱子，传位给晋王呢？皇上先期既已立承乾为太子，可是又宠爱魏王，礼数又超过承乾，因此酿成今天的祸乱。过去的事不太遥远，可以作为借鉴。皇上现在立魏王，希望先安置晋王，才能安然无事。”皇上流着泪说：“我不能这样做。”皇上因此起身到宫中去。魏王泰唯恐皇上立晋王治为太子，因此对他说：“你和元昌友善，元昌现在已经失败，你难道不会感到忧伤吗？”治因此显出忧愁的面色，皇上觉得很奇怪，几次打听他的缘故，治才把情形告诉皇上，皇上感到惘然，才懊悔立泰为太子的话。皇上曾亲自责备承乾，承乾说：“我为太子，还有什么要求！只因为泰有所图谋，所以时常和朝臣谋求自安的方法，不法的人因此教导我做一些不轨的事罢了。现在要是立泰为太子，那正好落入他的预谋。”

李承乾既已废为平民，皇上到了两仪殿，群臣都走光，只留下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世勣和褚遂良，皇上对他们说：“我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弟弟这样作为，我的心里真是空虚失落。”皇上于是投身撞倒在床上，无忌等臣子争着向前去拥报皇上，皇上又拔出身上的佩刀想自杀，于中良夺取佩刀送给晋王治。无忌等臣子请求皇上说出他的愿望，皇上说：“我想立晋王为太子。”无忌说：“我恭敬奉守皇上的诏命，如果有异议的人，我请求皇上杀了他。”皇上对治说：“你的舅舅同意立你为太子，你应该拜谢他。”治于是拜谢无忌。皇上对无忌等臣子说：“你们已经赞同我的心意，不知道外边人的意见怎么样？”群臣对皇上说：“晋王为人仁慈孝顺，天下的人归心很久，请皇上召问百官，如果有不同意见的人，臣等辜负皇上，罪该万死。”皇上因此驾临太极殿，召见六品以上的文武百官，对他们说：“承乾背叛，泰也险恶，都不可以立为太子，我想挑选其他的儿子来继承，那一个可以呢？你们明白地说。”群臣都大呼说：“晋王最为仁慈孝顺，应该由他来继承。”皇上非常高兴，这一天，泰率领一百多个骑兵，到了永安门，皇上命令门司教他的骑兵都躲避到远处，带领泰进入肃章门，幽禁在北苑。

丙戌日（初七），皇上诏令书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，到了承天门楼，宽赦天下，痛饮三天。皇上对待臣们说：“我若是立泰为太子，那么太子这一个位子可以请求而得。从现在开始，太子失德和

藩王窥察这两件事，已经全都过去了。这些事留传给后代的子孙，永远可以作为处事的法则。如果立泰为太子，承乾和治都不能保全；立治为太子，那么承乾和泰都能安然无忧。”

己丑日（初十），皇上委任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，房玄龄为太傅，萧瑀为太保，李世勣为詹事，瑒和世勣都是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同中书门下三品是从这个时候开始。皇上又委任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，前詹事于志宁和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，吏部侍郎苏勣和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，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，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。

李世勣曾经得了急病，药方说：“须灰可以治疗。”皇上自己剪了胡须为他调和药饵，世勣流着眼泪向皇上叩头拜谢，皇上说：“为了国家，不是只为了你，有什么好拜谢的呢？”世勣曾经侍奉皇上宴会，皇上从容地说：“我寻求可以委托幼孤的群臣，没有人能超过你，你既然过去不辜负李密，那现又怎能辜负我呢！”世勣流着眼泪叩谢皇上，同时咬破指头流着血来发誓，后来因为喝醉酒，皇上解下衣服盖在他的身上。

庚子日（二十一日），制订太子拜见三师的礼节：在东宫的殿门外迎纳三师，太子先作揖，三师也回答揖拜；通门殿门的时候，太子让三师先走，三师坐下，太子才能坐下。太子给三师的书信，前后都自称名字加“惶恐”二字。

五月，癸酉日（二十五日），太子上奏表，由于“李承乾和李泰只不过一套随身的衣服，饭菜也不能合胃口，他们的痛苦，实在值得可怜同情，请求皇上命令掌管的官吏，要优厚地供给他们衣服和饮食。”皇上同意了太子的请求。

黄门侍郎刘洎向皇上上谏，他认为“太子应该严谨治学，亲近师友。然而现在太子在宫庭里陪伴皇上，往往不是超过十天就是一个月，从师保以下的人，都很少接近太子，希望皇上阻止普通的恩爱，弘扬远大的法则，那全国的人都可以得到幸福。”皇上于是任命刘洎、岑文本、褚遂良和马周轮流到东宫，和太子一起出游宴饮，以及谈论学问。

六月，己卯朔日（初一），日蚀。

丁亥日（初九），太常丞邓素出差到高丽回来，要求在怀远镇增加戍守的军队以威逼高丽，皇上说：“孔子曾经说：‘远方的人不服从，那应当修治文教美德使他们来归附。’我从来没有听说只有一、二百个戍守的兵士就能够威慑远方的呀！”

丁酉日(十九日),右仆射高士廉要让位,皇上同意了,他的开府仪同三司,勋爵封邑都和先前相同,又保留同门下中书三品,掌管政事。

闰月,辛亥日(初四),皇上对侍臣说:“朕自从立太子以后,遇到事情就教导他,看到他在吃饭,就对他说:‘你知道耕稼的艰辛,就能常有饭吃。’看到他乘坐马车,就说:‘你知道马的劳逸情形,不过分用尽马力,就能常有马车可以乘坐。’看见他乘坐船,就说:‘水可以载运舟船,也可以使舟船倾覆,百姓就像水,国君就像舟船。’看到他在树下休息,就说:‘木材受到绳墨的规正就能正直,国君接受劝告才能圣明。’”

丁巳日(初十),下令由太子掌理左、右屯营兵马的事情,大将军以下都接受太子处置。

薛延陀真珠可汗派遣他的侄子突利设前来贡献钱币,五万匹马,牛、橐驼一万头和十万只羊。庚申日(十三日),突利设设宴谢皇上,皇上前去相思殿接受献食,大宴群臣,增加十部音乐。突利设再三下拜祝皇上万寿无疆,皇上给他的奖赏非常优厚。

契苾何力向皇上说:“不能和薛延陀通婚。”皇上说:“我已经答应了,身为天子怎么可以背信弃义呢?”何力回答说:“臣不是要陛下马上拒绝他,而是希望暂时拖延一下这件事。臣听说古代有亲自迎亲的礼节,如果下令给夷男,要他亲自迎娶,那么即使不到京师,也应该到灵州;但看样子他必定不敢来,我们拒绝他就有借口了。夷男性情刚戾,婚事既不成,下属又离心叛离,不到一、两年一定会病死,两个儿子就抢着要立为可汗,那时候就能不动干戈而控制他了!”皇上接受何力提议,就召见真珠可汗要他亲自前来迎娶,又下令准备前往灵州和真珠可汗会面。真珠十分高兴,要前往灵州,大臣劝谏他说:“如果被对方拘留,后悔就来不及了!”真珠说:“我听说唐天子有圣贤的美德,我能够前往和他见面,死了也不遗憾。并且漠北一定会有主人,不需我操心,我已决定行程,不必再多说!”皇上派遣三路使者,接受真珠可汗所进献的各种牲畜。薛延陀开始就没有蓄积财物的仓库、马厩,真珠向各部落征调征收。来回的路程有一万里,路上还要经过沙漠,没有水草,使得消耗、死亡的牲畜将近一半,于是误了和皇上会面的日期。有人认为聘财不齐备就和对方结婚,会使戎狄小看中国;皇上就下诏令和真珠可汗断绝婚约,

停止前往灵州,又要三路使者返回。

褚遂良上疏给皇上,认为“大家都认为陛下为了安抚百姓,不吝惜一个女儿,所以百姓们谁不怀念皇上恩德呢?现今一下子却产生后退的念头,而有改变诺言、翻悔的心意,臣为国家惋惜声誉从此受损;所顾全的利益不多,而所丧失的却太多了,两方的怨隙一产生,一定会造成边境的战患。对方积蓄了被欺骗的怒气,而我方百姓又抱着悔约的惭愧心理,这种情形恐怕不是使远人驯服,教训战士的方法。而且龙沙以北,有无数的部落,中国想加以消灭,还是消灭不完,应该以恩德怀柔他们,让做恶的是戎夷而不是中国,失信的是对方而不是本朝,那么尧、舜、禹、汤和陛下比就差得远了!”皇上不接纳。

皇上说:“盖苏文杀死国君而独揽政权,实在令人不能忍受,以现在的兵力,攻击他并不困难,但是我不愿劳苦百姓;我想暂时派契丹、靺鞨出兵惊扰盖苏文,怎么样?”长孙无忌说:“盖苏文自己知道罪不重大,害怕大国的讨伐,一定会严厉地防备着,陛下稍稍容忍一下,让对方能够心安,一定会更加骄傲怠惰,更加扩大他的罪恶,那时候再征伐,也还不晚啊!”皇上说:“好!”戊辰日(二十一日),下令任命高丽王藏为上柱国、辽东郡王、高丽王,派遣使者拿着符节前去册封任命。

丙子日(二十九日),把东莱王李泰迁调为顺阳王。

起,太子李承乾德性不好,皇上暗中对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说:“我儿子的脚病并不重要,但他缺乏贤正善良,而亲近小人,是需要你好好观察的。如果确实不能教育,你应当来告诉我。”杜正伦屡次劝谏太子,太子不听,就把皇上的话告诉了太子。太子就上表向皇上报告,皇上遣责正伦泄漏他的话,正伦回答说:“臣是要借皇上的话恐吓太子,希望他能迁善改过罢了。”皇上气愤,就把正伦外放为谷州刺史。后来承乾背叛失败,秋天,七月,辛卯日(十四日),又把正伦贬为交州都督。起初,魏征曾经推荐正伦和侯君集,说他们具备宰相的才能,请求委任侯君集为仆射,并且说:“国家在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难,也不可以没有大将,各卫兵马应该交给侯君集掌管。”皇上因为君集爱好夸大,就不用他。后来正伦由罪贬官,君集谋反被杀,皇上才怀疑魏征营私结党。又有人说魏征自己记录前后对国君的进谏,以交给起居郎褚遂良,

皇上更加不高兴,就打消让魏征儿子叔玉娶衡山公主的计划,又推倒自己撰写的魏征墓碑碑文。

起初,皇上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:“前代史官所记载的内容,都不让国君看,为什么?”玄龄回答说:“吏官不随意赞美,也不隐藏错行,如果国君看了,必定会生气,所以不敢呈给国君看。”皇上说:“朕的用心,和前代国君不同。帝王要亲自察看国史,以了解以前所犯的过错,做为后来的警告,你可以编撰好向我报告,再让我看看。”谏议大夫朱子奢向皇上献言:“陛下本身德性圣贤,所作所为都没有过错,史官所描述的,内容都很完善优美。陛下只要看看《起居》,就没有什么关系,要是坚持要看国史,这例子一开,留给子孙,恐怕陛下曾孙、玄孙的后代,如果有不是智慧的人才,文过饰非,袒护缺失,史官一定免不了被杀。这么一来,史官就没有不望风顺应国君旨意,为保全自身性命而离开灾害的,那么千载历史,还有什么可信任的呢?前代国君不看国史,就为这个原因。”皇上不接受。玄龄就和给事中许敬宗等人削减国史成《高祖》、《今上实录》;癸巳日(十六日),书写成了,献给皇上。皇上看到书里六月四日的事情,所用词语很多隐晦不明,就对玄龄说:“周公杀了管叔、蔡叔而平定了周朝,季友毒死叔牙而保存了鲁国,朕的所作所为,也象这样,史官何必忌讳呢!”就命令削除虚浮的言词,直接书写这件事。

九月,庚辰日(初四),新罗派遣使者说百济占领他们国家四十几个城市,又和高丽联结部队,准备拒绝新罗入京进贡的路线,要求派兵加以援助。皇上命令司农丞相里玄奘带着印玺书信赐给高丽王说:“新罗在大唐朝廷有人质,对朝廷的进贡也不缺少,你和百济都应该停止出兵进攻新罗,再进攻的话,明年就发动士兵攻击你们两个国家!”

癸未日(初七),把李承乾迁移到黔州。甲午日(十八日),把顺阳王李泰迁徙到均州。皇上说:“父子之间的亲情,是出自于自然天性的。朕现在和泰别离,心里也很难受!然而朕是天下主人,只要能够让百姓过安定宁静的生活,私情也可以割舍。”又把李泰所上奏的章表拿给臣看,说:“泰确实是个俊才,朕心里很想念他,这是你们诸位所知道的;但为了国家社稷的原因,不能不以义割断私情,让他到朝廷外做官,也是为了两方都好罢了。”

早先,各州长官或高级僚佐,每年岁头亲自携带进献财物到京师,称之为朝集使,又称为考使

(考铨本州官吏政绩好坏);京师没有舍馆,大都和商贾一起租房子住在一起。皇上这时才下令有司建造舍馆。

冬,十一月,己卯日(初三),皇上在圜丘祭释昊天上帝。

起初,皇上和隐太子、巢刺王有嫌隙时,密明公赠司空(密明公为谥号,司空为赠官)封德彝暗中抱着双方讨好的心理。杨文干谋乱时,高祖要废掉隐太子而立皇上,德彝再三劝告才正息。这件事很隐蔽,皇上也不知道,直到高祖去世后才知道。壬辰日(十六日),治事侍御史唐临才追究调查这件事,要求贬黜德彝官位除去爵级。皇上命令百官讨论,尚书唐俭等人建议说:“德彝的罪在死后发现,但他的恩德在世时就已结下,所以他做过的官衔不可能夺取。请求贬降他的赠官,改变他的谥号。”皇上诏令贬黜德彝的赠官,改他的谥号为缪,削弱他所封的食户。

十八年 (甲辰、公元 544 年)

三月,辛卯日(十七日),任命左卫将军薛万彻为守右卫大将军。皇上曾对待臣说:“到现在的名将,只剩下世勳、道宗、万彻三人罢了。世勳、道宗打仗不能获得大胜利,但也不会大败,而万彻却是不大胜就大败。”

刘洎说:“最近有人上书陛下,不合陛下心意的,陛下都当面加以穷问到底,使这些上书的人没有不羞愧害怕而后退的,这样做恐怕不是扩大进言路径的方法。”马周说:“陛下最近的奖赏刑罚,稍微有以个人喜怒作为高低上下的嫌疑,除了这点外,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缺点。”皇上对这些建议都采纳了。

皇上喜欢文学而且思辨敏捷,群臣谈论政事,皇上引用古今事证说服他们,使他们大多回答不出。刘洎上书劝谏说:“帝王和凡人百姓,圣哲和平庸愚蠢,彼此相差甚远,是没有东西可以拿来做为比较形容的,可见拿至愚和至圣,至卑和至尊相较,前者就是想自我勉励,也不能达到后者的境界。陛下对臣下降赐恩泽圣旨,以仁慈的圣颜,凝神地听信臣下的话,虚怀地接纳臣下的提议,臣下恐怕还不敢回对、颂扬陛下;何况陛下动用您神妙的智慧,表现您天生的辩才,以优美文采使臣下理屈辞穷,引用古道以排斥臣下的建议,要让凡人庶民依仗什么回对陛下呢!而且记忆太多会有害心思,说话太多会损伤到声气,心思和声气受到内在

的损伤,使得形体和精神都受到外在的牵累,起初虽然没有感觉,到后来一定会有病累发生,陛下必须替社稷着想而爱惜自己,怎么可以为了表现个性而损害自己呢!至于象秦始皇喜欢强辞夺理和人辩论,结果由于自夸而失去民心;魏文帝有恢宏的才华,结果因为虚浮的论调而减低了在众人中的声望。这些都是有才、能辩所带来的病累,是很清楚地可以明白的。”皇上以飞白字体写信答复刘洎,说:“不用思虑就不能治理下民,不用言语就不能表达思想,常常谈论的话,会使得问题烦琐增多,高傲轻视别人的心理,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;但一个人的形、神、心、气,并不是由于这样而疲劳的。现在听了你坦白的的话,我愿意虚心加以改正。”己未日(十六日),皇上到了显仁宫。

八月,壬子日(十一日),皇上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:“人都以不知晓自己的过失为苦,你可以坦白地为我说出过失吗?”无忌回答说:“陛下的武功、文德,臣等顺从都来不及,又有什么过失可谈呢?”皇上说:“朕问你们有关朕的过失,而你们却尽力地在奉承讨好我,朕要当面列举你们诸位的得失,做为劝诫而加以改正,怎么样?”群臣都叩谢了皇上。皇上说:“长孙无忌擅长避开嫌疑,应付事物敏捷快速,判断事情的是非道理,古人都比不过;但总领大兵作战,就不是他的特长。高士廉涉猎了古今的典籍,心术光明通达,遇到灾难不会改变节操,做官不树党羽;他所缺乏的是忠直规劝的勇气罢了。唐俭说话富有辩才而且思维敏捷,善于和解人的纠纷;他事奉朕三十年,却没有一点兴废的提议。杨师道个性品行纯洁温柔,自然没有差错过失;但他内心实在胆小懦弱,在急切需要时是得不到他的助力的。岑文本个性、本质都很醇厚,所作的文章文辞华丽,内容充足;而他的立论也常能固守长远之道,自然不会辜负百姓苍生。刘洎个性最坚定、忠贞,所说的话对朝廷都有益处;可是他内心崇尚诺言,容易对朋友有所私爱。马周对事情的了解敏捷迅速,个性非常坚贞端正,评论衡量人物,都很正直合于道理,朕每次任用使唤他,大都能够称心如意。褚遂良的学问比别人稍微好,个性也坚强端正,经常向朕表达忠诚,亲近依附于朕,就象飞鸟依靠人一样,人自然就会爱怜他。”

文本授为中书令后,回到家,表情很烦忧,母亲问他原因,文本说:“不是为了功勋,也不是皇上

故知,却承蒙宠爱和荣耀,地位升高责任加重,所以内心感到忧虑害怕。”亲戚宾友中前来恭贺的,文本说:“现在接受吊丧,不接受恭贺。”

焉耆叛离了西突厥,西突厥的大臣屈利啜替他的弟弟娶了焉耆王女儿,从此多不再朝觐献身;安西都护郭孝恪请求加以讨伐。皇上下诏令任命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,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,从银山道出发加以进攻。

西突厥处那啜派他的吐屯代理焉耆政事,派使者入朝进贡。皇上责怨他说:“我发动部队攻击而得到焉耆,你是什么人,敢占据焉耆!”吐屯心中害怕,返回自己国家。焉耆立栗婆准的党兄薛婆阿那支为王,仍然附属于西突厥处那啜。

乙未日(二十五日),鸿胪寺官吏奏报说:“高丽莫离支进贡白金。”褚遂良说:“莫离支杀害国君,这是九夷所不能容忍的,现在要征讨他却接受他贡献的白金,这就像春秋鲁桓公在宋取郕大鼎一样,是无礼的行为,臣认为不可以接受。”皇上接受褚遂良的提议。皇上对高丽使者说:“你们诸位都事奉高武,有官位爵称。莫离支叛逆杀害你们国君,你们不能替他报仇,现在又为莫离支游说以欺骗我们大国,你们的罪过是多么大啊!”全部交付大理寺处理。

冬,十月,辛丑朔日(初一),日蚀。

甲寅日(十四日),皇上驾临洛阳,任命房玄龄留守京师,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为副手。

前任宜州刺史郑元琬已经告老还乡,皇上因为他曾经追随隋炀帝讨伐高丽,召他到巡幸的地方,问他高丽的情形,郑元琬回答说:“辽东路途遥远,粮食的运送艰难困阻;东夷善于守卫城市,进攻时不能够很快拿下。”皇上说:“今天的情势已经和隋时不一样,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!”

张俭等人遇到辽水高涨,等了很久都没法渡过,皇上认为他胆小害怕,把张俭召回到洛阳。张俭到洛阳,把山川的险、易,水草的好坏都详尽地向皇上报告,皇上很高兴。

皇上听说洺州刺史程名振善于用兵,召见他问他用兵的方法策略,很欣赏他才华出众,慰劳勉励他,说:“你有大将、宰相的才气,朕正准备任用你。”名振一时失礼忘了下拜道谢,皇上假装生气责备他,要看他的反应,说:“你不过是一个山东粗野的人,得到刺史的职位,就以为是达到富贵的最高点了吗?居然敢在天子身边,讲些粗鄙无礼的

话,又不下拜答谢!”名振告罪说:“臣鄙陋粗野,从来没有接受过皇上的问话,刚刚正在思考如何作答,所以忘记拜谢的礼节。”神态举止自然,应答也更加明白清楚,皇上就感叹说:“房玄龄在朕身边二十几年,每次看到朕责备其他的人,就惊慌失措。名振平生从没有见过朕的面,朕突然责备他,居然不震惊害怕,言辞有条有理,真是奇士啊!”当天就任命他为右骁卫将军。

甲午日(二十四日),委任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,率领江、淮、岭、峡四万部队,另在长安、洛阳招募三千士卒,五百艘战舰,从莱州渡过海洋前往平壤;又任太子詹事、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,率领步兵骑兵六万人,和兰、河两州归降的胡人前往辽东,两方的部队会合前进。又亲自下令告天普告下说:“高丽盖苏文杀死国君虐待百姓,这情形无法忍受!现在朕要前往幽、薊巡行,到辽、碣问罪,路过的地方提供安顿,不可烦劳消耗。”又说:“以前隋炀帝残杀暴虐部属,而高丽王慈善爱民,以那些想叛乱的部队去进攻安静和洽的部众,所以才无法打胜仗,现在大略谈谈这一次出征,必定会胜利的原因有五点:一是以大国进攻小国,二是以和顺讨伐叛逆,三是以整治攻击混乱,四是以轻松对抗疲劳,五是以部属心悦诚服抵挡部属仇怨的部队,有了这五种有利形势,何必担心打不过敌人呢?现在向众人布告,不要疑虑畏惧!”于是凡是安顿宿营所需要花费的费用,大半都减少了。

十二月,辛丑日(初一),武阳懿公李大亮死在长安,遗留的奏表要求停止讨伐高丽的部队。李大亮死的时候,家里剩下六十斗米,三十匹布。亲戚当中,有些幼小时就死了父亲而由大亮抚养,这时以对父亲的礼节为大亮守丧的,总共十五人。

壬寅日(初二),前任太子李承乾死在黔州,皇上因此停止早朝,以国公的礼节埋葬他。

甲寅日(十四日),下令各路军队和新罗、百济、奚、契丹的士卒,分开道路进攻高丽。

初始,皇上派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向北渡过黑河,薛延陀真珠可汗忧心部落翻覆反叛而顺从俟利苾可汗,所以心里很不喜欢,从此就好几次相互攻击。

俟利苾向北渡过黄河时,有部众十万人,精壮士兵四万人,俟利苾不知如何安抚控制,使得部众内心并不诚服。戊午日(十八日),全部背弃俟利

苾向南渡过黄河,恳请住在胜州、夏州之间,皇上答应了。群臣都认为:“陛下正要远征辽左,却把突厥安置在黑河南方,距离京师很近,怎么不会带来后顾之忧呢!愿陛下留守在洛阳,派遣部将东征就可以了。”皇上说:“夷狄也是人,他们的内心和中原人没有什么不一样,为人君主担心的是恩泽没加到百姓身上,不必由于对方是不同种族就猜忌不信任。因为恩泽充盈于人心,那么四方夷狄也能变成像一家人;他们不向北投靠薛延陀,却向南归附了我,他们的真心是可以看清的了。”回头对褚遂良说:“你掌管起居注,为我记下,从现在起十五年,提保不会有突厥的灾患。”俟利苾失去部众之后,带着轻便的骑兵入朝见皇上,皇上委任他为右武卫将军。

十九年 (乙巳、公元 645 年)

庚戌日(十二日),皇上亲率领各路军队前往洛阳,委任特进萧瑀为洛阳宫留守。

丁巳日(十九日),下诏追赠殷太师比干谥号为忠烈,由官司封修比干坟墓,春秋时以少牢(羊、豕二牲)祭祀,并且拨附近五户人家,以供洒扫坟墓之用。

癸亥日(二十五日),皇上到了邺,自己写祭文祭祀魏太祖,说:“遇到危险而制订应变之策,一个大将的智慧足可承担,但万乘天子的能力却不足应付。”

这一月,李世勣军队来到幽州。

三月,丁丑日(初九),皇上车驾到了定州。丁亥日(十九日)。朕从洛阳出发后,只吃肉和饭,就是春天生产的蔬菜也不进食,是担心太打扰百姓的缘故。”皇上看到生病的士卒,就召他们到床榻前安问抚慰,交给州县治疗,士卒没有不感动欢欣的。有不列入东征名籍的,也甘愿以私人的装备从军,数目以千计算,他们都说:“不要求天子进爵加赏,只希望为朝廷战死在辽东。”但皇上不准许。

皇上要出发时,太子悲伤痛哭了几夜,皇上说:“现在留下你守卫朝廷,有才俊贤人辅佐你,是要让天下人认识你的风华。安治国家最重要的,就在于进用贤人,罢黜小人,奖赏善人,惩罚恶人,非常公正,没有私心,你应该努力做这些事,为什么要悲泣呢!”命令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代理太子太傅,和刘洎、马周、少詹事张行成,右庶子高季辅一起掌管枢机事务,以辅佐太子。长孙无忌、岑文本和吏部尚书杨师道随从皇上开始行程。壬辰日